



05104

五龍山人集



五龍山人集卷之六

記

張氏世墓記

比部郎張子寰之塋其先大夫祁州公也可謂違禮也
已居廬寢苦事亡若存皇皇焉若有望而弗至也
恹恹焉若有求而弗與也勿勿焉欲其返而弗可得
也夫張子可謂違禮也已張子之居於廬也葺先冢
稽位次明系統蕙然慨然其既有足徵矣乃復惕然
曰吾宗自五世祖道昇府君而上推本窮源已湮泯

記

卷之六

不可攷側聞之故老云自蕭墅始遷橫塘蕭墅橫塘
皆邑之東南境橫塘距邑四十里而遙蕭墅距橫塘
十里而近蕭墅固不可攷而橫塘之原實始祖之墓
在焉至吾顯考祁州府君則已歷五世其間塋地或
離或合在橫塘者三並起塋域在邑中者二曰馬鞍
山曰木人涇墓不一也不有表識以明其世正其位
著其地其何以昭示吾之子若孫以迨數十世之後
將遂如今之不可攷也已吾用是懼於是衰經踵門
語同祖曰不穀懼惟先世之有遺德也不敢不紀也
不穀聞之生有族聚死有族墓古之制也墓之不能

以族亦吾子之所知也散而益離遠而遂佚勢則然也不穀用是大懼圖所以昭示吾之子若孫者敢以累吾子吾子其爲我記之同祖謝不敏不獲迺作而言曰於戲邈哉淵乎張子之達於禮乎志世墓非古也以義起禮也按張氏世墓始遷之祖道昇塋橫塘子文裕穴于左是爲橫塘第一墓文裕生用禮號耕樂處士贈刑部郎中則別塋馬鞍山之陽用禮生四子長積號繼耕處士張子之祖也次和次穆同舉正統己未進士和仕終浙江提學副使穆仕終浙江右叅政並以文學政事推重當世世稱爲二張先生次

記

卷之六

二

种仕終濮州判官繼耕處士與叅政公之卒也卜塋於橫塘祖墓之右去七十武別起塋分左右二穴若昭穆然繼耕之長子寅甫葬繼耕之左一穴叅政之子平甫塋左二穴寅甫之子完則塋叅政之右一穴是爲橫塘第二墓副使公之卒而塋也居耕樂之左副使公之二子懋甫直甫居耕樂之右是爲馬鞍山墓州判公又別塋木人涇之原長子元甫早卒塋左一穴配楊氏旌表節婦合塋焉次子申甫舉正統戊辰進士歷任大理寺寺正左遷福建理問塋右一穴寺正之長子宇塋左二穴是爲木人涇墓張子之母

贈宜人徐氏之卒也復塋橫塘繼耕處士之墓之右
去二十武別起塋塋焉張子之元配贈宜人王氏卒
附于左及祁州公之卒也啓徐宜人穴合窆禮也
是爲橫塘第三墓其左右昭穆之叙皆以義起未盡
合也同祖聞之君子之爲禮也厚以周其用情也順
以達其作則也貞以固斯不朽之道也夫地以名著
於是乎可傳永也位以義正於是乎可軌物也世以
統明於是乎可垂裕也邈哉淵乎張子之達於禮乎
同祖聞之孔子大聖也不能知父墓之所在其封防
墓也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無識也周之
季世卿大夫失其守故雖以孔氏世爲大夫猶不能
保其墓况齊民乎今之士大夫家更數世之後其祖
宗墳墓或鞠爲丘墟或漫寄樵牧至或有不知其所
在者比比皆然則固吾士大夫之責也張子之於世
墓之葺而欲爲之志以示子若孫以詔無窮也其誠
達於禮乎同祖以不腆之文爲之述其事以記

遠耕記

嘉定之巨鎮曰南翔其土沃衍膏腴其產布帛菽粟
其民務耕織皆窳爲生服禮敦化其俗淳朴愿厚富
而不奢貧而寡尤其利東盡滄海西接三江物產之

所出鉅商大賈之所輻湊也熙熙乎爲東吳之樂土
莫加焉張君世家於是行義秉德尚隱懷貞而務本
力穡業用日昌因自號曰適耕客有過而問之者曰
耕何適爾曰物之寓於兩間也其爲品不同而同貴
乎適也其爲類不同而同期於適也吾耕之適亦猶
是也歟哉客曰何謂品不同曰人之生萬有不齊也
其首出乎庶物者爲君君適乎九重則衛統紘經黠
續黼黻垂拱穆清而天下治矣其佐理乎庶務者爲
臣臣適乎百職則棟梁榱桷櫨株櫛各率其屬而
天下安矣其散處於萬方者爲民民適乎衆業則士

記

卷之六

四

農工商貴賤有制小大有分卑高有統休養生息各
定其志而天下平矣故曰品不同而同貴乎適也曰
何謂類不同曰豈惟人乎而物有然者鳥奮乎雲霄
而翱翔凌厲泝寥廓而搏扶搖則固鳥之適也獸走
乎原野而驅騁驟逸其豐茸而翳險阻則固獸之適
也草木之植乎山林丘隰而芄芄乎而茁茁乎暢茂
蕃蕪昂聳特鬱洪纖萬狀滋榮變衰咸遂其生則固
草木之適也故曰類不同而同期於適也是不亦猶
人之各適其適乎是不亦猶吾之適夫耕乎客曰耕
亦有道願終言之曰夫耕備五德而兼三善聖賢之

所不廢也舜耕歷山尹耕莘野稷樹五穀無逸之訓
幽風之詩尚矣自古之稱治天下國家者何嘗不本
於耕乎客曰何謂五德曰稼穡以養生仁也均之以
勞逸義也齊之以行列禮也要之以利獲知也不違
其時信也曰何謂三善曰上以供國稅一善也下以
事父母畜妻子奉宴享以足吾有生之道二善也力
本勤動人無邪心與逐末詭行者異矣三善也嗚呼
備五德兼三善耕之道大矣吾適莫加焉吾是以終
歲督率菑畲以時無胼胝之勞而恒自給者皆是道
也吾適莫加焉吾尚安知其他客曰唯唯張君之友
瘦竹張子樂聞其說也因請予爲之記以贈

記

卷之六

五

琴谿記

鳳山邵子清修素履藏器懷珠需庸待聘而數竒未
偶於是乎高蹈域表行歌水濱自號曰琴谿客有問
之者曰子嗜琴乎哉邵子曰吾不能操縵烏能安絃
吾烏乎嗜琴客曰然則何取乎邵子曰嗚呼子以爲
真嗜之也而後可以語之與而不知夫物有比於是
者予鄞產也予家于寶積屏風之麓卅崖嶮巖青巘
岵嶸聿泉冷瀉于兩峯猶而成谿谿流琤淙萬籟
俱作盈耳會胸吾見其或洎或激或和或怒或輕或

瑩似觸者似挽者似拊者似搏者似攢及者似繁促者似布濩半散而風駭雲亂者似留聯扶踈而揚糝敷榮者似離纒靡倚而翔鸞遊鷗者美哉皇皇乎余不知琴之爲谿與谿之爲琴與蘭圃玄池何以喻之遊覽長思孰曰不宜客嘵然咲曰吾聞夫琴之道和樂作者曰暢憂愁作者曰操子誠知音也谿之聲果若是乎否乎邵子曰嗚呼吾語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於物而動比音而樂之奚必假於器哉子獨不見乎伯牙之鼓琴乎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鼓乎鼓琴巍巍乎如高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

記

卷之六

六

琴洋洋乎若流水然則胡爲山水哉寓意焉爾矣是谿之音律呂備焉諦而聽之漂渺乎揚白雪而瀉芳靜而察之綢繆乎涉深水以度曲縱而樂之洪纖委蛇引飛龍別鶴而凌扶搖憇瀛洲也奚必斲夫嶧陽之桐微以鍾山之玉絙以神蛾之絲而後爲琴哉客曰子信辯矣然吾聞之瓠巴鼓而遊魚出子野揮而玄鶴鳴此亦音之極也谿之應感果若是乎否乎邵子於是仰天而嘆擊缶而歌曰莫我知也夫谿之水鄰鄰兮將以潤萬物而爲津谿之音振振兮將以和金石而協人神鹿裘帶索以遨遊兮何伎倆之足論

胡爲乎吹律兮幽谷陽春通宇宙於形骸兮渺滄溟
其猶有垠吾將與藐姑射爲鄰兮聆希聲於大鈞客
乃嗒然解怡然釋長揖而退以邵子爲奇士也飛泉
子聞之曰邵子可謂能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道而通乎造化之理者矣遂書以爲記

中兵馬指揮司題名記

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王宮秦置中
尉掌徼循京師漢時更名執金吾掌京師盜賊考按
從事及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但專徼循不與他
政又倣周官司隸設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千

記

卷之六

七

二百人督大姦猾品秩視諸卿坐絕席宋置四廂八
廂九廂及左右廂之屬皆以辦畿內之事元聖元間
設大都路兵馬都指揮使司止南北城秩正四品且
以大司寇提調司事其重可知我 國初因之秩亦
正四品各城門設兵馬洪武丁巳改秩正六品庚午
定設五城兵馬指揮司設指揮副指揮添設吏目遂
爲永制而各以監察御史巡視專督責未樂初定鼎
燕京五城兵馬指揮司建牙職掌悉遵其舊蓋自前
代類以武臣領其職而祿秩等威責任按治顯殊雄
劇稍異齊焉至我 朝則專以文法明敏才傑之士

充其選而職之所司亦微不同矣大西其職有八一
曰捕逮二曰譏察三曰巡邏四曰警備五曰工調六
曰勘覈七曰刑禁八曰浚治其務繁其責重京師大
衆四方之所輻奏其人龐雜囂庶發擿爲甚艱其居
多豪貴戚里乘權席寵徃徃奸撓法典而欲繩檢以
馭其違爲甚不易諸府部臺司號名期會無寧時爲
甚勞故非得明敏才傑之士誠弗克充其選而中兵
馬司所轄則密邇禁廷環飭肺腑視四城爲之魁
指揮沈君子明卓行倜儻士也理同事能律已緒正
振葺廢墜謀於副指揮金君夏曰吾儕之任是職也

記

卷之六

八

非一日矣合四方之人而相與於一堂凡以舉稱趨
辦綜核檢約其亦曰志同而勞均期毋有曠尸爾也
蓋圖所以示永久司故無題名蓋自永樂癸未至於
今百二十八年矣其間任是職者亡慮如干人已莫
可悉考夫旣愈遠將遂湮沒而無聞也今歷搜故牘
得姓名如干人請刻諸石其有闕遺以俟續考尚徵
太史氏之文託以昭無窮乎於是副指揮馮君佶吳
君佶鄭君思賢沈君賢李君球翟君智吏目馮君魯
僉曰然是不可緩也迺白于巡視監察御史上饒桂
公榮公振肅憲紀風裁卓然特允其請迺介金君徵

文於予事甫就沈君遷轉運判官而去代之者蘇君承芳復以成事請金君爲予同邑雅親厚恭慎弗懈力贊其事予嘉諸君之志能舉職惇讓桂公以名法從崇義舉蘇君始蒞任即知所好尚志行彰偉皆可書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昭德祠記

代人作

昔者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祀也者上之人所以風示群下昭有德而明勸懲也嘗考之班孟堅傳循吏盛稱蜀郡守文翁仁愛好教化終於蜀吏民爲立祠九江召信臣守南陽視民如子化大行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元始間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而南陽亦爲立祠夫自古循吏世不多見在上之人所以風示之故既沒而名益彰彌遠而其流無窮也文翁當景帝末召父當元帝時一則百五十餘年一則四十餘年然後始舉祠典何也蓋遺愛洽於民心必久而後定上之人亦因以風示群下昭有德而明勸懲馬是固聖王所以制祭祀之意也我國家興化致治厚養元元崇獎循吏可謂至矣我皇上中興尤憊

記

卷之六

九

倦馬嘉靖庚寅 詔諸處祀忠臣孝子功利一方者
於是臨清之民以故知州事夏某治多惠政勤事卒
于官既列祀名宦矣相率爲立專祠疏請于 朝著
在祠典嚴之民間之曰公嘗爲郡推去嚴之後立愛
民父母碑于通衢及卒于臨清訃聞亦既列祀名宦
矣其德政在人心人不能忘今 聖天子下明詔祀
功利一方者舍公其誰廼相率鳩工庀材營構祠宇
遂叩 闕請著祀典如臨清仍乞錫之祠額我 皇
上俯順輿情下禮臣議以爲應祭法所謂法施於民
以死勤事之義錫祠額曰昭德其在臨清者曰褒賢

記

卷之六

十

並給馬令有司長吏春秋祀如儀於是嚴之縉紳若
南京刑部侍郎王君浚等僉謀曰是舉也民之情也
聖天子所以褒顯循良異數也不有制作勒之貞砥
其何以彰盛典而示來裔乎廼合辭以狀請記於予
予素知公名德且公之元子桂洲某爲時元輔某實
忝同丞弼其何能以不腆辭謹按公世家貴溪以弘
治丙辰舉進士解褐爲嚴州府推官嚴故號淳朴其
狡悍者或好鬪訟公秉心仁恕持法明允不事深文
苛瑣詳讞之每多平反其俗婚塋率沿敝習不由禮
制貧民生子女多不舉至投諸水公刑其抵禁者俗

為之革其他若更均徭定折稅宣德意以為民興利祛弊贊協牧守力任而推行之吏畏民懷合境翕然比三載考績遷知臨清州其治臨清猶其治嚴也州當天下水陸之衝供需什九民不堪命公善拊循稍遂蘇息時正德初中貴人用事橋度為姦公摧抑之無所於撓居五載節用愛民興學闡教不遺餘力竟以勞瘁卒於官卒之日囊無餘貲至不能具棺斂其雅操可知矣予惟公之賢所至皆有惠政信乎古所謂循吏也公之去嚴殆四十年去臨清亦且三十餘年 聖天子一旦下明詔舉古聖王祭祀之典以風示群下而二州之民思德不忘嚮風若此非公德化入人之深曷克以致是耶此於文翁召父不足多矣嗚呼公身不都崇爵而沒享榮贈如元子官用不究厥施而慶鍾于元子相業著當世生不介耆齡而食報於二州之上者為無窮他日傳 國史著循吏蓋將與文翁召父齊休光于千載也乎遂書以為記又從而歌之曰粵若炎漢崇循良文翁召父遙相望化行西蜀暨南陽遺愛炳炳民不忘寂寥千載成榛荒豺虎接跡鳴鴉翔公才瑰瑋如珪璋力挽浮薄祛疆梁仁風駘蕩惠澤彰嬋美在昔流聲光溫綸下逮砥

記

卷之六

十一

萬方錫祠昭德輝龍章廟貌翼翼山蒼蒼春秋秩祀
著太常神來宴娛陟降堂靈旒綈獵羽旆揚焱馳景
迅何輝煌蕙肴蘭藉芬椒漿嚴之烝人樂且康報公
餼食期無疆

京兆尹題名記

代人作

惟古帝王建都立極疆理天下於畿甸之地爲尤重
其治民之官樹之牧伯以敷贊政教於畿甸之民爲
尤親蓋乘輿所在化率先被其勢然也考之周官內
史治京師秦漢因之武帝更名京兆尹尹一人丞一
人光武都洛陽更置河南尹皆職糾察都邑宣導風

記

卷之六

十三

俗其責爲甚要唐宋以降隨所都建置或以親王領
之重可知矣我太祖高皇帝攘夷定夏建都金陵
置應天府尹一人丞一人治都邑追我成祖文皇
帝自燕藩入靖內難乃遂定鼎于茲置順天府尹一
人丞一人治都邑與應天並若漢京兆河南之制各
率其屬以理庶政皆以節化敦本拊循忠愛爲職不
事發擿鉤抉與漢制稍異意誠善矣順天所統凡州
縣二十有七內拱京師外扼邊鄙若建瓴綴旒據形
勢以臨天下故號稱重地其民多沉鷲材力習尚簡
樸輦轍之下又悉肺腑乘權牧之者衆而法莫能窮

竟任是職者恒以爲難嘉靖辛丑承天劉君憲甫爲
尹蒲州景君濟之爲丞皆以名法從遷秩蒞府事不
踰年政脩人和百廢具興昔之所稱極難者二君處
之恢恢乎其有餘地也乃相與言曰自永樂建置訖
今且百四十年其任是職者可數也不有以識之歲
月漫漶彌久遂湮後之人曷從而知之吾儕勉蒙
成惟弗稱是懼曷敢瑩前人之休聞乃悉錄其名氏
爵里履任後先將刻諸石以示永久復相率詣余請
爲之記二君皆余庚辰考試南宮所取士也一日之
雅義不能以不腆辭余聞之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
之極言王者所都爲重地也又曰邦畿千里惟民所
止言王者之都爲親民也地重而民親其於治民之
官不重且要乎自昔畿甸號爲難治然或時有異殊
政有因革人有從違而休戚繫之矣是故審時者在
乎通變以宜民濟政者在乎軌事以範俗任人者在
乎選材以成務斯三者治之表也今百四十年之間
可謂極治矣任是職者凡若干人其政績皆可表見
刻而識之示永久莫先焉昔應劭漢官儀叙河南尹
亦曰尹正也郡府廳事壁諸尹畫贊自建武訖于陽
嘉注其清濁進退後人是瞻足以勸懼雖春秋之法

記

卷之六

十三

無以過此與今題名相類然是舉也雖不以褒貶爲義而循名責實微顯闡幽誠亦昭昭矣是二君所以相與傲於有位之意也乎刻方肇工而劉君遷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景君乃畢治其事焉是爲記

琴逸記

陸子昭氏居吳門族望且遙不習驕貴而被服造次有儒者風里巷悉務畧庶紛靡競勢角利而子昭氏處之罔所嗜雅善鼓琴娛意自適泊然若馳鷲乎空虛遨遊乎廣漠也迺退而築居於三江之濱謝塵鞅卻華裾除一室焚香端坐心無外營援琴鼓之綠水

記

卷之六

十四

清徽飛龍別鶴雷聲遺響洋洋乎潏頽波於滄溟而莫知所止翩翩乎振俊翮於雲衢而矯厲凌焱瞬息萬里悠悠乎玄覽遐搜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矧崩乎其胸襟也迺浩然而嘆曰逸哉琴之至樂乎客有難之者曰吾嘗觀夫世之所謂逸矣重堂複宇華轂朱輪膏染紈綺爛然盈門安富尊榮而所欲罔不遂也何逸似之子昭氏曰歟然就害辱莫大焉撻慮徇物勞莫甚焉非吾所知也客曰植功蜚聲光耀來裔知幾察微明哲恬退巍然爲世所倚重而莫可軒輊也何逸似之子昭氏曰隨世而有所立者必有所傾委

心而有所得者必有所失非吾所知也客曰有人於斯宵然不與物群與道爲伍與元氣爲終始長生久視而無窮也不亦曠然而逸乎子昭氏曰瀛洲玄圃莫測其涯卅砂玉液莫窺其幾彼蒙蒙者矻矻以求之而卒然如影響弗可致也吾又何所知吾視夫天下之物孰逸於琴哉吾固不能以彼易此也客無以應飛泉子聞之曰其辭峻其旨遠其知所以逸乎夫琴也者樂之統也所以禁欲遏邪而囿於正者也故其心和者其聲緩其心平者其聲清其心逸者其聲悠和樂作者其曲曰暢憂思作者其曲曰操同趣而

記

卷之六

十五

異形同事而異情夫伯牙之工志在山水中散之妙宣於風神公和之音振於林壑皆其逸焉者也子昭氏其進於是乎無亦求其所以逸乎是必有知者

冊封 德府紀事

嘉靖二年九月十七日辰時 上御奉天殿傳制冊封鴻臚序班舉節冊案正使工部侍郎沈公副使同祖隨後由奉天次門出易便服赴禮部領冊候於丁主客大章所至儀制司領冊四匣儀注一幅押字畢出至寓家屬已就途矣武定侯送護衛官四員馬八疋上馬行數步伍工部疇中追送出崇文門朱全甫

吳純升表邦正王子文追至中途共抵三忠祠坐定
陸伯載錢元抑至陳希正錢孔元徐元器王直夫周
德瑞李濟可沈廷材至廷材以晉邦儀陸子端顧武
祥王中美諸君皆在深溝小寺中先往予盡酣純升
以絲竹侑觴酒止出祠門廬師陳至復邀予至祠中
飲數盃別諸公去陸伯載送至一里許朱全甫送至
深溝復與邦儀諸君飲別去是日抵彎已薄暮矣通
州知州張舜舉武功人也來謁十八日泊彎將暮鄭
德夫工部來訪欲邀予至廠少叙予以是夜已請王
煥文升沈同年子由酌爲辭德夫遂別予去王沈皆

紀事

卷之六

十六

附予舟者飲至一鼓月色明朗各就寢十九泊彎二
十日早發舟至和合驛遇同年呂君言進士催纂實
錄自江西來陸鑽送其弟選之家屬自寧波來泊舟
相訪復與君言對局別去至白虎村停舟二十一日
早發至中途遇陸良翰舟解紙入京良翰已從陸路
進矣是晚抵河西務鈔關主政王納言訪於舟中二
十二日早順天通判蔡鳳翹過訪須臾王主政復至
二公同起至鄰舟訪秦道長宗熙予乃報王公坐講
時事繼荅蔡公而出暮抵楊村驛二十三日早發至
丁字沽兵備王憲副差官來迎未刻至天津王憲副

來舟中談者良久予繼往報別後從者云張主事希尹過予舟而返遂至戶部分司所報之見壁間掛見素先生詩因講見素高致嗟嘆良久張公云昨見素至某迎至河下見素云老夫此行無傳牌煩吾友一行某應曰諾須臾止見一小牌上書官保尚書林迂叟平生不好迎送况告休南歸庸可勞人但下船一額足矣牌至某驛繳此牌行過前途驛遞皆不解其意蓋王兵備自滄洲來云云皆發一笑此老胸中無俗氣類若此是晚宿天津二十四日早發遇雪阻風過揚青驛宿靜海二十五日過流河驛宿青州二十

紀事

卷之六

十七

六日過興濟軋寧驛晡時至滄州王侍御天宇適歲考至州過予舟相訪言矯亭改亭遷轉事且云今世有負時重名者多隱忍就位若改亭與沈文聚脫然見幾不亦難哉頃之予往報天宇論時事及蘇州民瘼相與嗟嘆乃別去殊不能爲情也二十七日早發至交河縣新橋驛泊頭宿二十八日止泊頭午時王景初大巡舟至相訪講論良久王公先發晡時遣文氏毋姨船至王子美文臺同送入京相見甚歡時王克薪主政進冬表入京依其舟同行亦止泊頭相訪慰王克薪復邀予與子美文臺過叙移時謝別予邀

子美文臺過予舟小飲漏下四鼓皆盡醉天明遂別
去二十九日巳刻發泊頭酉刻抵連窩宿十月初一
日早發至桑園良店驛沈亞卿差人接至良店云彼
二十八日抵德州二十九日留止待予不至今早已
先發至齊河相待矣抵德州巳三鼓初二日早守備
何浩來訪講劉振廷被拿殊爲扼腕先時振廷以黃
門劾內官崔文謫廣德州判九月三日京東廠密使
校尉踪跡其行事時有王都堂堯封送車一兩至通
州王御史國用行牌送至臨清振廷坐官船仍打禮
科錫牌校尉隨至德州因收其牌面拿船頭一人振

紀事

卷之六

十八

廷巳知不可爲何守備勸其止德州安頓家小振廷
以臨清鄉里親戚在可以相依遂去止臨清二十六
日差錦衣千戶紀姓者來拿初二日過德州予時行
急不得會見振廷爲之浩嘆何守備去後鄭曰進同
年相訪未刻何公復至與之爲別予起馬時巳申刻
矣抵平原縣宿察院漏下二鼓初三日早發進士張
與賢同年也送廩給三升至禹城縣未刻飯畢行至
齊州界 德府差王親劉守備遠接入公館守備置
酒飲至二鼓散初四日早發渡齊河望泰山烟雲郁
郁躍然欲登不能巳至中途三司及陳文明都憲各

差官來迎林克柏侍御差人來迎王府差引禮來迎
提學差人來迎至接官亭 龍亭儀仗皆備沈亞卿

已坐良久下轎三司出迎進大門陳都憲林御史出
迎至堂上皆長揖坐良久更衣衆官皆更朝服至
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前導予與正使隨 龍亭

後騎行至府前 德王出迎予與正使下馬隨 龍

亭後由中門入至殿內設香案東西立於節案之傍

行禮畢復隨 龍亭出迎至東察院衆官行一拜三

叩頭禮畢出更衣予與沈工侍坐後堂良久予別就

館湏臾陳都憲至論京中事并顧孔昭事林侍御至

紀事

卷之六

十九

論京中事三司官至坐頃之去府衛運使諸官見未

畢鄧孫二承奉奉 德王命携酒至館與坐良久鄧

承奉長予一周頗讀書知禮去後知縣畢世隆有舊

延至後堂坐送出初五日朝 德殿下畢宴于承奉

司二承奉及劉守備陪宴訖出與沈司空同訪陳靜

齋中丞于南都察院訪林侍御于此察院出予乃過

沈司空行館坐移時出至行館三司官請初七日設

宴于貢院林克相走簡來邀夜話至酉刻赴約坐談

至三鼓復限韻作詩二首回行館已四鼓矣就寢甚

倦初六日早詣 文廟行香沈司空先在三司皆候

于戟門外行禮畢出沈司空同拜布政司諸公同堂
前立石高丈許林方伯言此乃張文忠公家舊物訪
都司二公拜按察司諸公其立石乃在堂後左名肅
政右名神羊皆奇恠硯磬可喜亦文忠家物也出與
訪邊華泉少卿華泉已往田庄投刺而出訪尹長史
乃尹天官之孫也出各就館頃之 德殿下差官來
請去則沈司空已先在典儀官引至殿前俟 德王

就席乃行四拜禮就位七奏鼓樂歌舞百戲俱集每
奏 王先舉酒命其侍臣勸酒禮畢出就館陳林二
公來請初八日遊大明湖將晚訪濟南知府鍾良運

紀事

卷之六

二十

使歐陽誥歸已暮矣初七日早三司來邀未刻赴貢
院則陳中丞林侍御及三司諸公皆先在久矣貢院
中有明遠樓騰光閣坐後堂四教官率諸生作揖陳
公云此皆各府州縣師生取至此修山東通志者須
更就坐宴極盛酒罷日已暮矣初八日早赴沈亞卿
處晡時林侍御至陳中丞至皆自邀遊大明湖別去
予往則沈工侍陳中丞林侍御皆在舊寺相待遂登
綵舟舟甚窄僅可容二坐沈工侍陳中丞同舟予與
林侍御同舟其餘舟載茶酒肴饌絲竹者以十數舟
行至歷下亭故跡過尹家亭登玄武廟臺高四十級

憑石闌則東南諸山皆在目諸泉環繞若江南景繁
湏吏復登舟迴至水關敗荷衰柳寒意蕭然出水關
東行望東北華山西北鵲山隱隱在煙霧中道行數
里至廣惠閘水西注畝澮澮數尺皆登岸立觀良久
日以薄暮遂復登舟回里許大風起夾岸燈火映
水中河水幾平岸問侍吏云先日下閘以供泛舟故
水盈耳回入水關登尹家亭則亭上肴饌盛列二公
復執盃就坐頃之乃散北回則漏盡一鼓矣初九日
早辭 德府殿下臨承運門行禮畢 王乃起立云
欽差爲我府中辛苦有薄禮物相贈沈工侍與予再

紀事

卷之六

三十一

三辭謝不受 王乃入沈工侍與予復遣典儀官繳
進禮物方就承奉司酒飯出至府門迎 節至予與
工侍同至西關外則陳中丞林侍御遣官相邀云二
公已治餞在灤源亭相候久矣至則復設盛筵倚石
闌觀趺突泉泉有三穴相去皆二尺許其東者泉勢
汹涌在平地出其西北二泉稍緩混混不絕清聲滿
耳亭後刻魯南豐齊州二堂記石乃陳中丞所立者
亭中四壁皆砌石刻詩有趙松雪元倡張養浩詩同
一石觀畢就坐良久別去至譚城驛前則三司皆在
既別至迎恩亭王遣孫承奉李安劉王親守備具餞

酒數巡而起與沈工侍爲別入城驛報江大叅已抵驛矣良久携酒往候大叅亦已治具往叙至申刻始散予復往辭陳中丞時已閉門鳴鼓而進茶罷辭去復至林侍御所侍御已治酒肴共坐談至一鼓盡月色穿松可愛初十日早江大叅來訪別去予起馬至布政司旬宣坊下則三司官皆在下轎與別林侍御導者已隨謝至矣復至灤源亭侍御設酒話別許久此行則日將卓午矣行至故山郵亭蕭然可悲時長清縣夫隸皆在獨從騎不給遂抵郵亭宿至縣三十里比回則已二鼓予已就寢矣

紀事

卷之六

三

遊靈巖

十月十一日早發遇大雪過饅頭山邈迤六十里皆山徑也山色濃淡遠近烟雲霏霏真若圖畫可愛抵靈巖寺日已亭午山路迂曲不辨高下度石梁里許見辟支塔在山坳轟轟松栢夾道山僧了慈引衆僧出迎入山半里許始見臺殿高下參差疊疊可觀度石梁入寺二小僧執香前導至穿廊坐定長清委官行禮畢衆僧叅謁茶罷就方丈南所更衣遂由方丈北小門入滿院皆青竹枝葉茂甚上有刻字北過一小門入般舟殿殿乃唐時所建者內佛像皆故物繪

塑極精東轉曲逕至祖師殿殿前左一碑乃鮮于侁詩復轉西北上有碑刻十里松云是唐三藏手栽者問松所在僧云成化二十三年崖傾寺僧以石柱撐其上仍塗以石灰遂枯槁不復存矣嗟嘆良久復東行至一迂逕扶携而上懸壁截葉上有老樹數株盤根虬然可愛度小石板至委巷觀鐵架紫石龜泉止存石龜大可數十圍高可六七尺泉已涸矣東行至甘露泉泉甚清徹殿內佛座下一穴流聲汨汨坐聽良久始下宛轉度石梁南行環至外門觀四壁石刻皆唐宋故物復進循西廊觀壁上石刻觀獻殿前諸

紀事

卷之六

三三

大碑皆元時及我朝者東至香積厨觀錫杖泉云是佛圖澄卓錫之所戶外有二泉名雙鶴石甃半圯出過五花殿周廊壁皆石刻也觀畢至方丈坐定日已暮矣就寢則雨聲滴瀝鐘鼓鏗鳴山房寂然早起望佛日巖朗公山明孔山出至寺外道左觀黃龍池山僧辭去行過鷄鳴山循故道而出抵泰安界望泰山在雲霧間道右一山可里許上有數人往來問左右云是蒿里山築州城取石于此轉數十步見挽石者絡繹自山而下蒿里即亭禪山也朱真宗封泰山禪于此申刻抵州治

登泰山

十月十三日早謁文廟并東嶽廟廟在文廟之右里許其南扁草叅門中有殿四角疊起如靈巖五花之制其廟前三門正門扁岱嶽廟左右各一門從右門入二道士持香爐迎于門外入門道右有穹碑屹立左有古樹一株可數十抱森然叅天葉已盡落夾道松栢蒼翠鬱然松皆合抱夭矯竒環所未見也殿宇深邃由壇右陞上行禮畢出望宇舍皆精潔輝麗其周垣皆磚城周可三里許四角樓三疊起如皇城角樓制其宏麗少有似者出北門坊扁登嶽城始樹

紀事

卷之六

二十四

柵疊石行三里道左艷都廟上一里許扁望僊亭復上數十步即更衣亭始出門時雨尚微細至更衣亭則狂風暴雨殆不能行止亭坐知州胡守約先入山候至是亦轉云至中途遇雨甚大輿不能上山人云絕頂已下雨三日矣坐良久雨不止悵怏殊甚遂返至行館雨益大不止夜寢入山見二婦人持香下山謂余曰山上無雨可登遂覺十四日早登山出城北門日露微光至更衣亭更衣小有輿上山每行一二里許有僧操胡琴二張擊鼓板于道左巖崑登峻見石罅中流泉下瀉鳴聲如雷仰視山巔皆浮雲所掩

或隱或見至二十里所迴望平陸始覺高下懸絕復
上轉至駐馬巖皆平坦從西北上小天門扁御帳陁
峻可懼坐亭中少憇亭外松五株即五大夫松秦始
皇避風雨其下所封者也松虬結蒼翠雖非故物想
亦不下二百年矣御帳乃真宗駐蹕于此故名項
之復西北上山石峭拔竒環秀麗目所未覩古木萬
株皆生石中穴居野處者往往而然流泉益急懸崖
衝徑飛濺面日至紅門濟南府通判王雲出迎道左
復上至碧霞元君殿飯畢由北上絕嶺謁東嶽祠祠
後有磨崖碑壁立萬仞字畫儼然但其下皆剝落可
紀事

卷之六

二十五

三尺許由西北上轉東至封禪壇觀秦時石表巋然
又東行至日觀峰有老君祠祠內石臺下藏歷代金
書玉檢云成化年間爲人所發 憲宗遣使復掩于
此又東至捨身巖巖上築高垣絕人往來蓋愚民往
往喪身故爲此禦之耳南下數步觀僊人橋數石相
連下皆萬仞崖也山尚多名勝緣積雨濕蒸不可留
宿遂弗克窮下至山麓已薄暮矣州守胡守約設酒
於艸都廟坐少頃回是日登山果無雨至絕嶺皆雲
霧縈繞儼若天漢中行也

十月十五日早發泰安渡大汶河從者云相傳有老
君驅石作橋爲人指破橋遂無成今崖上石俱在余
發一咲數里許度小汶河皆寧陽縣界至南驛店官
亭陰雨不止泥濘難進遂止宿官亭屋皆破漏荒涼
之甚十六日早發道中望東西二山居人指東山爲
三山西山爲九山至山麓駐馬亭乃曲阜縣界雨大
下亭右乃碧霞行宮刻此山名沙埠嶺行四十餘里
渡泗水行數里見周垣逶迤蒼林鬱鬱從者云此孔
林也遂至孔林入大門坊扁宣聖林入二門門上有
樓樓甚峻門外碑刻輦路二字西行至洙水橋過內

紀事

卷之六

二十六

門夾道蒼松參天奇樹掩翳二石表石虎石馬翁仲
立於堂前望堂下四拜畢行至堂後道右碑刻沂國
述聖公墓碑後又一小碑刻三世祖墓道左一亭巍
然刻駐蹕亭道北大碑刻泗水侯墓碑後一小碑刻
二世祖墓轉西數步大碑刻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墓
上古木盤繞鬱鬱墓右新屋三間屋前一古木已無
枝葉皮幹枯槁不復識何木也出至林門外知縣孔
承震來接冒雨入城至闕里廟東察院頃之衍聖公
來訪讓坐甚堅予不得已遂就賓席話良久別去十
七日早謁先聖行釋菜禮畢復至殿上觀聖座左有

石刻聖像大成殿後寢殿由西出登杏壇壇在大成
殿前內石刻篆書杏壇二字旁註門生党懷英書造
衍聖公至謝後同行觀手植檜云弘治十年門災栢
被火尚存老幹其皮皆斜纏而上摩掌良久觀宋真
宗御贊并贊傍碑字皆聖教序體極工右有米元章
碑觀畢出門松檜森然夾道碑亭左右各二皆元時
所立惟西北亭二大碑乃唐代者左一碑崔行功撰
又孫師範隸書極工觀畢由西門出觀門內左立漢
碑右立魏南北宋碑字皆剝落不可讀觀畢由東門
轉出與衍聖公同行至公府相見聖公已置酒在廳
紀事 卷之六 二十七

事後遂就席飲時聖公適有弟婦之喪易服而坐至
已刻酒罷出謁顏子廟回至公館飯畢遂行至滋陽
縣界渡雩河水勢洶湧薄暮抵城西分司宿十八日
早發滋陽抵濟寧已暮坐察院少頃至船子由已先
附他人舟去矣

五龍山人集卷之七

明崑山王同祖繩武父著

雜著

天方先生傳

天方先生居古婁之東郭東郭之民化之姁姁懞懞
質任自然外絕矜詡而中令介辨摛雍擷淳直躬卓
行今天民也先生自齠齒握觚管爲文章即剖劂穎
見叔父憲使和叅政穆並當世名士數稱曰吾家千
里駒也庚戌舉進士出牧祁祁巖多俗尚澆漓先生
善拊循率以禮義民用丕變隣郡劇盜發洵洵先生

雜著

卷之七

一

世釋三〇

爲鉤擷立致渠魁環數郡賴以安平徑簡訟與民休
息暮年治洽事益簡晨起視事吏抱文牘占署而已
祁人士椎樸少文先生導之學構齋居曰洗心日與
博士弟子講訓惇禮於是祁始有登進士爲世用者
雖文翁治蜀無以過也居久之政績益聞部使者交
章論薦列治狀旌其異能考上吏部舉最未幾以母
夫人憂去州之人攀號壅道若赤子之戀慈母也遺
愛耿耿勒石紀頌入人深矣比終喪不復以用世爲
意先業在橫塘不治別貲產緝故廬居之鑿天方池
徜徉優游以示終老所親勸其仕先生嘆曰吾始爲

親而仕今已矣吾尚安所求哉遽馳疏引疾乞休得
俞旨加金緋致仕異數也先生既謝事蕭閒曠逸無
一切世營平居褻衣直履罕御公服所至名勝輒命
駕登臨不憚險遠窮搜遠紹超然大觀有古達士之
風子寰辛巳舉進士知任城先生就祿養至則無所
事事乃東遊泰山謁闕里慨登封之遺墟式素王之
故宮賦長句而返玄覽自達人莫測也寰既擢內任
以先生齒日邁予告侍養推恩得 誥封奉直大夫

刑部員外郎先生性恬憺於聲利榮名不屑屑芥蒂
雅好絃歌引商激徵按節度曲傾耳聽之不知倦也

雜著

卷之七

二

五

與物無撻觸無夸毗接見布韋或延禮竟日遇庸俗
人雖赫赫攢眉卻走若將浼焉其和而介若此先生
少嬰脾疾年未艾即絕慾茹澹迄能延年垂老得張
蒼服食之法頤神葆光視聽不衰歲丁酉之三月先
生年八十有四一旦呼子若孫屬以後事曰吾殆將
逝乎援筆大書治命皆法語字畫遒勁若壯時作又
二日端坐而逝先生姓張諱安甫字汝勉爲古文詞
若不經意而綽有思致所著書若干卷藏於家太史
氏曰吾聞之自古在昔屯膏晦耀禪錦懷珎弗爲世
究者竊嘗怪之乃今知之士有恒性非夫聲利榮名

之所能加也季鷹畏禍尊鱸興思淵明不辱林臯寄
傲媿美明哲流芬縉紳世稱逸民信矣若天方先生
進靡危機退無降志乃能頓釋塵纓高蹈物表威鳳
冥鴻矰繳莫及不亦難哉不亦難哉其於死生之際
則固見之審矣

感木先生傳

太史氏曰予讀黃帝書知醫之道大也通乎天地法
乎陰陽人之命死生安危係焉可不慎哉古書記稱
越人扁鵲和緩太倉公張仲景華佗之流其治驗皆
炳炳著見不可尚矣近世若李東垣朱丹溪皆稱名

雜著

卷之七

三

五二七

醫其所著論處方確有定見學者咸宗師之予嘗見
今之業醫者徃徃不務讀書稽古以慎厥術但稍知
藥品即求自銜牟錙銖利見同術者必側目忌之曰
彼之術不予若也嗚呼誠何心哉吾崑有感木先生
者少從予大父訓導公學先生時甚貧從游六年無
以自給予大父命之曰儒與醫皆爲世用未有速效
汝居貧盍先事耕織以免朝夕累以養父母乎先生
於是晝則工織夜則刻勵讀書如是者又數年遂
盡通古軒岐以來諸書得其肯綮尤邃於南陽之法
治疾輒有竒效然未嘗計報洎如也其與前所言不

學無術市道人殊哉先生姓沈名筆其先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諱安山國初時法網密慮其族有大禍乃挈妻子逃之海濱又徙家於胡川塘遂爲崑山人家漸起世掌鄉賦屢被盜且三遭田祿蕩然矣故先生少貧暨醫術顯始克有田廬足供棗盛先生貧時父母俱亡不能營葬且三載偶有病夫延先生治療良愈得謝金二十餘兩遂購地爲塋荷檐適壞思以易之忽於河濱得一木不假斲削克濟厥用襄大事焉先生以親沒不得養乃思臯魚之言曰木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逮且感得木之異故遂號曰感木人皆稱爲感木先生云

應齋先生傳

先生姓朱氏諱紱字方來別號應齋其先閩建寧人也高遊崑山因家焉洪武初給戶帖遂土著爲編籍世業儒潛耀不仕至先生之父諱栻始舉進士起家爲蕭山令循良及民有遺愛擢監察御史持風裁爲名執法今蕭山及鄉校皆在記典是生先生弱冠補校弟子員砥礪自奮無統綺習讀書發憤竟夕不寐則以水漬面以警其力學如此御史公卒大母梁母王相繼卒先生舉三喪率禮修具罔有遺憾時諸弟

妹幼誨育嫁娶皆由先生若有父母也先世家中微
居宅入他姓御史公復操廉介不立業產先生承緒
餘訾省致羨遂百倍御史時復故宅表丘壠人皆以
先生能子也爲人任雋直不蓄機巧晚更和易善交
游鄉黨咸推其義待宗族以恩禮族之人有加於先
生者先生卒以善格及其歿也顧憫恤其孤尤至於
是人皆以先生爲厚德長者也先生有才略志於用
世凡七舉於鄉皆不偶奉例入太學有子三人端禧
隆禧元禧端禧先生不祿隆禧以己卯領鄉薦先
生撫掌笑曰而能嗣先統吾願畢矣遂舍舉子業將
謁天曹選沾一秩以適意耳隆禧以丙戌計偕試春
官入式奔其母王孺人喪已丑對大廷舉進士授
行人司行人辛卯遊諸京官可主各省試者維湖廣
爲龍興重地天子實慎其選曰爾給事中王禎行
人朱隆禧往欽哉行人馳傳將渡江而先生之訃聞
於是復奔喪歸而給事中亦奔其母喪胥失期會人
咸虞其獲大譴聖天子以孝理置不問別遣竣事
於是行人得殫力大故人多躉之曰先生之善誨子
也能方以義而禮得先生不沒矣墓在邑治西去鹿
城百武少宗伯未齋顧公爲之志云贊曰易稱子克

家詩言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先生敦行樹業以亢宗揚休且啓後之人率禮弗越昭光衍緒蓋賢矣哉行人與予同己卯薦且雅善知先生爲詳故論之

唐陸宣公贊

某嘗讀陸宣公傳喟然嘆曰嗟乎當時君臣之能撥亂反正者其始固未嘗不善而鮮克有終焉其故何哉夫唐之中葉藩鎮跳梁奸雄睨鼎自天寶以還其禍極矣迨夫德宗以猜忌任事而盧杞儉邪之徒從而蒙之澤不下究而人心始離亂於是乎階矣孽與一呼畔者四起朱泚首倡入我郊甸奉天之幸乘輿播遷唐之宗社岌岌乎殆哉斯時也宣公方以侍從之職密預謀謨草罪己之詔誠意惻怛以入人心雖武夫悍卒莫不感激流涕焉卒之李晟之師集而殲厥渠魁光復舊物興元之治燦然一新是皆於罪己之詔基之也旣而宣公柄用號稱內相進殷憂多難之規効資理興邦之策舟水之喻思固結於人心韉策之遺介不取乎微物是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嗚呼夫豈不由德宗之能信任不疑也耶夫何宴安未幾而驕盈隨之公輔之直不容延齡之奸已售而任賢之志荒矣至於忠州之行誰則爲之鳴

呼信之不篤而任之不專厥施未究而止可不惜哉
蘇子稱其知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
可謂知宣公者矣其獨嘅其君臣相與之際其始何
其契合也其中又何其不相入也因感而爲之贊贊
曰奕奕唐祚重熙耿光闡厥鴻猷惟茲俊良蟄蟄累
葉建中垂堂姦宄肆蠹覆其典常昭哉宣公寒寒言司
直嵩祥協貞爲邦輔翊口代王言懋示帝式爰撝藻
翰以夷荆棘公之謀謨曰臯與夔公之忠誠曰周與
伊爾張爾賈疇足方之經綸罔替圖竟厥施緬彼始
圖執誼相與以底偉功奠厥鍾虞盍克永終言繹其
緒吁嗟昏昏聿軫投杼公之弗究維天則然嗇泰節
豐罔俾平平嗚呼宣公建則子先炳炳青史爰垂範
旃

鑑泉說贈鮑景遠

昔載石淙公下端揆居京口數延見天下之士天下
之士爭自濯磨以進凡一技一能者罔不賓禮公優
游逸豫靜慮怡神特於奕留意焉以其微旨宏義入
玄通眇怛曰吾於奕而得治世修身之術也永嘉鮑
生景遠方弱冠英資絕倫坐隱決勝莫能出其右者
一時遂擅國手懷刺謁公公喜下榻乃令門下之士

善奕者角藝生從容應敵輒策竒勲公益喜臨流而賞之顧謂客曰生絕藝也其中靜虛流融蓋洞然也吾於泉而得比焉遂號曰鑑泉客曰願以命生公曰靜也者德也虛也者量也流融也者才也吾嘗觀夫泉之爲物也已非靜則汎濫淆激波濤耳其勢也易挽非虛則渙忍濺淖沮耳其畜也難旣非流融則凝滯壅闕溝澮耳其出也有窮靜以制動德之本也虛以廣容量之充也流融以制變才之遠也泉具數者大可以照日月小可以察秋毫無弗鑑矣吾於生之弈也而有默契焉猶有進於是者矣客曰何謂也

雜著

卷之七

八

四〇

公曰靜以言學也虛以明心也流融以推治道也客曰願聞其旨曰子獨不聞聖賢之言乎不奪於鴻鵠學之不可不專也猶賢於飽食心之不可不用也帝王之治五霸之權治之各有其道也生之奕其殆可以語是矣乎客曰是小數也公無乃言之侈矣公曰噫嘻余聞之解牛可以得養生也斲輪可以方要道也牧馬可以語治天下也術安有大小顧用之何如耳客曰唯唯太史氏曰子聞石淙公之好士也豈不信然豈不信然公昔治邊握竒持衡引天下之士並帷幄論鞞鈴時稱公用兵如神古人論奕率舉戰陣

之事公喜談兵故特好之鮑生之獲知於公也有由然哉余亦雅好其事乃爲之說以歸之

遯漁說

飛泉子曰余嘗觀夫古之人之處世也窮達用舍適其意而已苟適其意則無往而不自得無往而不自得則動皆天也是故其在下者農圃可也醫卜可也漁樵可也胥靡可也皆所謂遯也其寓跡於浮溢湛淖之中而罔有汙玷者遯以天而不以人也騰遠黃翁之自號曰遯漁吾盖有取焉或曰翁之隱居於虞浦也未嘗操舟而入於江湖以爭水澤之利家無畧戔筍篿之儲門無鈎餌綸竿之設而胡爲乎漁也飛泉子曰有非漁而漁者有漁而非漁者有漁而漁者是皆各適其意也夫寒氓皆處爲生出沒於風濤之區震蕩乎蛟龍之窟以至澤梁洿池朝夕足給是之謂漁而漁者也雷澤磻谿後其源扁舟鼓枻揚其波嚴瀨松陵導其流千百載之下清風灑然可望而不可及是之謂漁而非漁者也若夫高蹈遠引抗志塵俗徜徉水雲容與烟波不物於物而適意於物是之謂非漁而漁者也又何必累畧在前泠銛在後而後謂之漁哉黃翁少有志於用世長而棄其業深居屏

跡植花卉課桑麻以自娛其識見閱歷卓乎一鄉造
廬而諮處者無虛時而翁視之蔑如其心未嘗不在
三江五湖之中也此吾所謂遊以天而不以人也是
獨不可謂之漁哉翁行年六十福履未艾也且將角
巾斗酒烹鮮縷鱸日與樵夫谿叟問荅行歌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
足不知燧人氏之世歟庖犧氏之民歟石亭先生語
飛泉子圖所以爲翁贈者余竊恠夫世之以才智爲
筌而漁功名富貴者視黃翁之漁爲有間故爲述遊
漁云

雜著

卷之七

十

卷之七

說壽

王子屏跡於左峰之圃世故莫可櫻其心者久矣泊
然遊乎廣漠以天地爲一瞬齊脩短爲虛妄蓋將誦
法乎蒙莊之玄談而去知遺俗也客有過之者曰子
奚爲者也王子曰烏知予哉嘗試言天地之間孰爲
壽孰爲不壽客曰麗乎天者日月星辰是也形而下
者山嶽海瀆是也附乎氣者松栢龜鶴是也其在人
則仙聖之流能伏食久視若軒轅廣成彭聃赤松之
徒是也是皆所謂壽也雨露霜雪不崇朝而盡溝澮
汙潦不終夕而竭首英蟬蛸之易零殤悼夫閱之靡

恃是皆所謂不壽也是二者其壽否異形其所立異能也王子曰夫壽孰壽不壽孰不壽皆有司之者故夫上焉者得其全而素定乎真次焉者不拂其情而兢兢以保其生下焉者則戕之而已矣夫是者皆有司之者予索居林丘洞視遐覽而得其槩矣而徇夫形者皆妄也已予真蒙莊也耶客曰唯唯

跋周少參

勅命

勅諭錄

皇明之制凡仕於朝者三載考績類得誥若勅而馳恩之典有差所以榮其身以及其親也凡使於外者必有勅諭而所統之事巨細咸載所以專其

雜著

卷之七

十一

七

委任責其成功而假之威福也夫仕而秉憲得爲

天子宣力四方內而使其親沾鴻恩被隆名豈非爲人臣子之大幸哉廣東右叅議臣周震寰錄其歷官所得勅命所奉勅諭集爲一卷藏諸厥家所以

侈榮遇明職守貽訓謀意亦盛矣臣聞之君之命乎臣也貴乎稱其功能則爲不辱臣之受乎君命也貴乎効其職業則爲無負臣頃嘗承乏史官竊觀我

國初凡誥勅諭臣之詞雖出自代言之臣而高皇時親御宸翰簡嚴雅飭如絲如綸典謨訓誥無以尚矣馴迄於今勅諭至諄諄不窮殆民瀆日滋法務

日殷無亦殷盤周誥反覆告戒不獲已之意歟觀此可槩見也至于誥勅乃復承傳綴襲詞多溢美雖有東閣專掌誥勅之名漫不得省視文具而已今上御寓歲丁亥命學士更番入中秘撰製王言逮下體裁渾渾煥煥乎休哉是卷首所錄勅命乃先朝頒錫而震之敷歷中外精白黽勉足以當之爲不負焉耳敢并著於篇末

跋銅鼎圖

饗帝養賢鼎之爲用大矣而以錫宗臣銘功德元寶彝器傳世靡革焉帝王之盛節也宋高宗範銅鼎以賜其相秦檜且銘其功德之隆而祈其子孫之永保德云乎哉傾邪不忠矯殺武穆是已功云乎哉和議是已嗚呼高宗於是乎誣其臣矣檜之子孫卒不能保及今數百年乃爲竹泉所得反以享武穆焉事安可逆料哉武穆英靈在天地間吾固知其不欲觀此銅鼎也而竹泉是舉特以著高宗之不明白武穆之精忠尸秦檜之罪惡微而顯懲惡而勸善春秋之義也或曰武穆當時宜援君命不受之說俟恢復中原討君側之惡而請罪焉可也審如是檜得以藉手於國法形跡疑似之間何以自白是鼎將不得爲仲山

雜著

卷之七

十三

五

甫器哉而烏能享諸武穆

跋三原王端毅公手東

三原王端毅公成化間巡撫江南德澤洽於民心至今垂五十年兒童走卒皆知公名其遺愛無窮可知也已吾崑李君仁山少時以能書獲侍公几席此三紙乃公懸車後手荅仁山者仁山之子曾期持過草堂索題其後祖正衣冠讀之既而嘆曰嗚呼祖生也晚不及見公惟於國史得公立朝之忠貞於輿論知公撫吳之德澤蓋炳炳昭著私竊仰止而有不能自已者故雖片紙隻字見之不覺肅然起敬悵然興懷是宜李氏父子寶藏世守之重也公之去吳也繼而來者可數也而片紙隻字有爲人所稱惜若此者乎不能不重爲慨嘆

跋王元肅所藏畫卷後

佛教入中國學士大夫徃徃宗信而樂與其徒遊談晉宋以下爲尤甚雖靖節攢眉於蓮社而聞遠公議論謂令人頗發深省韓子力排異端而謂大顛有可與言者二公豈畔道哉意可想也此卷乃黃谿王子元肅所藏疑爲吳小僊筆首圖釋迦雪山精脩次昌黎及歷代名僧高士白蓮爲詳餘皆槩見若李翱之

於惟儼純陽之於降龍東坡之於佛印鳥窠獅窟芥
壁蒲團筆墨草草類不經意而玄理悉臻真三昧手
也余不解空有之旨特喜其工藝展玩不釋手漫爲
識之

張即之書跋

宋直秘閣張即之以善書名一時今所見者進學解
古栢行亡慮數十大率皆贗本此冊乃同年比部員
外郎石川張子所藏張子之從祖叅政公舊物也既
失之二十餘年一旦復得張子裝潢爲冊什襲珍藏
曰奚啻青氈也同祖因得而觀之書體率勁拔峭厲
氣象曼然猶之巖巒嶮巖下臨萬仞而竒柯困幹蟠
聳干雲誠老筆也去向所覩贗本甚遠其爲當時重
也宜哉太史衡山公叙其家世履歷爲詳無復餘論
因漫識於簡末如此云

題慈谿王氏遺訓卷

先曾祖侍御公宣德庚戌進士也同舉士有同姓名
者爲慈谿人會試中式因以易詩列名第六第七庚
戌距今歲庚子歷百十一年世寢懸遠後人遂莫有
能講其世義者同祖於是歲二月奉少司成之乏視
事之暇屬學正王子科謁余論道正誼卓乎不群詢

其家世則與先曾祖同姓名者乃其曾祖也因遂講世義科且曰嘗聞之二祖同姓名並列巨魁在當時亦以爲美談今科備員國學從執事後又有不偶然者而因得講世義焉則更以爲盛事維時曾祖歷官中外高祖母張太夫人貞淑懿恭示範厥家每遺曾祖伯仲書必諄諄懇懇誨以忠勤盡職律已愛民今書之存者僅八篇科慮久而散逸無以彰先世之休德以示我子若孫於後也遂哀爲卷帙惟執事雅有世義乞一言以示諸卷端同祖於是獲拜觀旣作而嘆曰嗚呼賢哉太夫人之爲母也雖戴已之訓鄒母之賢不是過也是宜爲之子者服膺義方無忝官箴振振繩繩以施於後式昌弗替也同祖竊惟先高祖侍御公事 高皇帝有聲不幸早世先曾祖考生三月而孤母蔡夫人撫育訓誨逮有成立則其事又若與太夫人同者同祖於是不能不有感焉敬書於右

跋洞庭倡和詩後

具區爲東南澤藪載爾雅及周禮職方氏所掌其大澗澗汪洋涵浸洄旋八百餘里其中故多佳山而東西二洞庭爲之甲峰巒林壑奇秀萬狀望之者以爲蓬萊瀛洲仙神之所棲息非復人間境界也然烟波

風濤吞吐震激舟楫艱阻好事者恒以未得躋攀爲恨非夫遠契冥搜窮竒攬勝者烏能歷險而追遊若此哉余夙慕兩山之勝往時一至胥口阻風不能渡至今耿耿適彭峯王子携此冊過草堂索題余得縱觀文內翰徐迪功倡和諸詩不覺心目澄爽若身登縹渺之巔足憇靈源之麓也漫書此以歸彭峯俟他日償此願當追賡二公篇詠續書諸冊

書李文正公吳文定公書崖山大忠祠詩後

崖山大忠祠祀宋丞相文天祥陸秀夫太傅張世傑也景炎祥興之際三臣者從二幼主間關嶺海畢力

雜著

卷之七

十五

卷之三十一

殫慮而勢弗可爲天祥被執于五坡世傑敗績于崖山大事已去秀夫乃援死社稷之義負帝赴海死之旣而世傑死海陵天祥死燕市宋室遂亡三臣者死雖後先殊其忠一也嘗論夫宋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亦以仁仁善長也仁之極其弊也始而宴安終而姑息宋自建隆迄于元祐所以培植漸摩者亦已至矣南遷之後忍垢諱耻罔克良圖寧度昏弱權奸秉樞卒移宋祚豈非仁之流弊歟而獨其忠厚廉耻之風有未泯者故國亡而死節之臣如此其衆且烈也嗚呼之三臣者可謂求仁得仁矣孔子曰殷

有三仁愚於宋亦云讀文正李公文定吳公詩漫
於此

雜著

卷之七

七



五龍山人集卷之七 終

五龍山人集卷之七 終

五龍山人集卷之八

明崑山王同祖繩武父著

墓誌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蕙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康序菴李公

墓誌銘

代顧文康公作

序菴李公以弘治壬戌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甲子授編脩予以乙丑賜進士及第授脩撰同在史館暨正德中同爲宮諭今上龍飛同充日講官脩武宗實錄充纂脩官出入承明後先追隨無不同也辛

墓誌銘

卷之八

一

三〇三

卯入內閣暨秉鈞越七載戊戌予亦蒙聖恩入內閣輔政同寅協恭意氣相期也未幾公以勞瘁疾作遂至不起蓋是時聖天子方倚毗委任以圖治理而公遽有此天不憖遺謂之何哉公之仲子尚寶少卿圻孫中書舍人鑄奉公之同年友前南京禮部侍郎趙公永所著行狀乞予銘公墓中之石予與公雅相知厚同官禁近且三十有四年其尚安能以不腆辭按狀公諱時字宗易序菴其別號也系出隴西始祖諱成高祖考諱忠當元季父子避兵鳳翔曾祖考諱榮有勇略善騎射洪武初授百夫長改縣從事永

樂中徙河間之任丘遂家焉祖考諱溥始業儒宣德
壬子領鄉薦授順慶府學教授考諱黎登成化戊戌
進士歷官山東萊州知府進階右叅政致仕自考以
上三世皆累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曾祖妣魏氏祖妣劉氏
妣邊氏皆累 贈一品夫人公幼岐嶷沉默有大度
屬文警敏弘達爲提學御史張公西銘所竒舉進士
入翰林聲稱籍甚乙丑克 孝廟實錄纂脩官戊辰
會試同考官己巳實錄成會以厥考疾乞歸省考卒
居憂壬申服闋補 經筵講官甲戌會試同考乙亥
陞侍讀以纂脩 恩加俸一級丙子進右春坊右諭
德兼侍講丁丑主考武舉己卯主應天鄉試辛巳
今上入繼大統遜志於學公克日講官端慎温和得
啓沃體脩 武宗實錄充纂脩官尋陞侍讀學士甲
申陞禮部右侍郎仍克日講官脩 恭穆獻皇帝實
錄充副總裁俄而母夫人捐館 上念日講勞特
命乘傳歸 賜祭塋并厥考祭誥戊子服闋起爲戶
部侍郎復改禮部侍郎己丑陞禮部尚書公掌邦禮

以正風化爲首務先是京城諸刹以節日禮佛聚男
女遊翔褻昵無別公一切奏禁之時肇舉耕籍大禮

與九推之列建設四郊 命公督視壇墀考定禮樂
數九月纂脩 祀儀成典爲監脩官辛卯二月 上

嘉其贊議

郊廟諸禮特

賜玉帶并銀圖書一其

文曰忠敏安慎俾有密疏封識以進久而失之疏請
罪 上不加譴仍 命內局範金 賜之其恩遇若

此七月加太子太保九月四郊工完 賜手勅加太

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輔政公於 文華

殿致辭 面謝

上語以事天安民脩身講學委任

諸政俾上翊

聖治即

命克

祀儀成典大明會

典總裁官時無逸殿成

上始御之

命坐講周書

墓誌

卷之八

三

古三〇

無逸篇歷陳稼穡之艱難

上歛容聽之十二月朝

見 章聖皇太后賜白金文綺壬辰

命公祈

聖

嗣於天壽山五月進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八月彗星

再見條陳三事一曰務安靜二曰惜人才三曰慎刑

罰且以大禮大獄譴謫諸臣爲言給事中魏良弼劾

吏部尚書汪鋐

上怒欲寘良弼於法公委曲解之

遂從末減御史馮恩論列臧否廷臣 上怒其挾詐

取媚罪將不測公抗疏力揀得免死癸巳三月 上

再幸太學克分獻官次日

召見

文華殿

賜飛

魚服

召遊西苑

賜詩扇諸物五月祀

方澤克

分獻官甲午冊立 中宮充副使加少保公弼亮有
年 賜御製諸作甚多請 命中書舍人錄以成帙

上親灑宸翰賜之又以在閣謀議諸大禮及軍國機
務所得 宸翰欲自構一亭奉貯請 賜亭額 上

顏之曰珍謨 命工部給費有司督理焉 上命重

錄 累朝訓錄公爲總視經理官適一品考最 賜
勲階柱國八月南京 太廟災自陳策免 溫旨慰

留時大同屢變公籌畫得宜比安靖 給賜男婦二

人乙未二月釐建 廟制知建造事四月 賜麟袍

六月遼東軍士作亂幽辱巡撫都御史呂經 廷議

墓誌

卷之八

四

卷三十一

欲命將剿除公曰是必有倡之者殲厥渠魁勢將自
定矣已而果然三月 上脩復謁 陵舊典始 賜

蟒衣凡途次帳幕器用悉出自尚方朝夕參乘以備

顧問 禮成 回鑾奉 聖母汎舟西湖二三輔臣

鼓楫前導君臣同遊爲一時盛事次日 上御文華

殿 賜御製諸作越數日 上復詣天壽山脩飾諸

陵及剏造 壽宮 兩宮各賜銀幣 上駐蹕沙河

輔臣行幕密邇 御幄是夕 召對語 累朝訓錄

漏下二鼓 上曰卿等侍從頗勞後或語久可立對

公頓首辭謝午日 命勲戚及公等汎舟西苑旣登

岸宴無逸殿侍坐榮寵有加焉 上嘗謂太祖文

集乃經世大典因命重加編次公分門歸類 謨

訓燦然七月 皇史宬成加太子太傅九月進 累

朝訓錄 賜宴謹身殿荷彩幣羅衣鞍馬之賜加少

傅進謹身殿大學士十二月 九廟成加太子太師

廕子圻為正千戶 疏辭改尚寶少卿未幾長子光祿

少卿垣卒于任丘乞假營葬 優旨慰留仍 賜賻

金是月特降 手勅進華蓋殿大學士丁酉二月扈

從 山陵春祭 朝見 聖母行殿上奉 聖母汎

舟江湖仍 命隨侍 上欲奉 聖母往居舊邸歲

墓誌

卷之八

五

卷三十一

時朝謁公曰 皇上下大孝格天夷夏共仰况 聖母

時違康和正視膳問安之日 車駕豈宜輕出盖

社稷有重於孝也 聖諭往復竟執前議是月一品

兩考 賜寶鏹羊酒兼支太學士俸廕孫鏞中書舍

人 上視工山陵從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訟邑宰

上欲論辜罪公曰此風不可長也宜正以犯蹕之罪

辜亦付所司鞠治之 上可其奏先是前星未耀嘗

禱于天壽山至是 皇子屢生特 命公往謝時

元子未正儲位公疏曰 元子天下之主器宜早定

國本 上然之公體質豐腴舉止凝重數隨侍 山

陵趨走勞頓漸以成疾戊戌九月舉 明堂大禮代

視牲牲甫復 命遂卧病不能起 上聞之遣醫調

治 命中使問視不絕頌 賜羊酒蔬米皆異數也

十二月十六日卒於正寢訃聞 上震悼輒朝一日

贈太傅謚文康 賜祭九壇 命有司治葬事公生

而器宇端重量度弘偉內嚴外和喜怒不形休休有

容物我無間爲詩文渾厚純雅有前輩風協贊 聖

謨代言鳴盛勒金石而敷訓典者咸足以垂無窮其

自禮卿進位宰輔凡人才進退政化興革謀議裁成

多所匡益而 上亦悉其純厚罔有嫌疑矧賜寵異

墓誌

卷之八

六

卷三三

恩禮極隆用能自効爲一時名臣休哉公娶張氏繼
娶何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子二坦圻女四長適劉采
準壽州知州次適于芳國子生次適屈郈舍山知縣
次適路玠國子生子女皆張夫人出也孫男二長即
鑽次鏢官生孫女二公生于成化辛卯三月十一日
至是卒享年六十有八圻卜以辛丑某月某日塋於
北鄆莊之原禮也銘曰 温温李公系出隴西奕世
名德瀛海攸居維公篤生英質偉度敷藻詞林流芬
儒素暨遷宮秩令聞日彰經帷講幄實惟珪璋簡在
帝心命掌邦禮式贊廟謨寅恭佑啓 郊禋 廟饗

禮之大端公考成議儀文不刊 帝曰爾勤忠敏安
慎錫公銀章咨爾誠蓋爾惟論道爲朕股肱夙夜匪
懈弼亮天工公拜稽首對揚休命屯勉和衷聿康庶
政陟降左右巖巖具瞻曰惟柱石有隆撝謙公之薦
渠洵被寵祐鞠躬盡瘁爰立霜露 帝聞震悼允念
元臣卹典是崇逮爾後人北郭之原新宮翼翼維檜
與松蔭爾蕤蕤公之藏斯寔窅歸幽我詞勒銘式垂
千秋

明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石城李公墓誌銘

石城李公初爲史官累遷至禮部尚書時正德初逆

墓誌

卷之八

七

多二二二

瑾擅權亂政中外承望風旨莫敢誰何公持正不屈
弗徇私情以是忤瑾會有 宗藩乞封禮部議法不
當得瑾納賄力主之乃於左順門出 祖訓以詰公
公執對愈堅瑾益怒欲罪以離間 上念講讀舊臣
止令致仕瑾誅 詔起才望常所被擯者吏部疏凡
五十三人而公居首時方冀其大用公雅志丘壑不
可奪矣蓋謝政者十餘年以丁丑閏十二月十五日
終于正寢訃聞 詔贈太子太保賜祭塋有差皆殊
典也距其生正統癸亥八月五日享年七十有五其
子先祿寺珎羞署署丞而進中書舍人而遇卜以其

年某月某日窆于虞山之源且乞銘於予按狀公諱傑字世貞別號石城雪樵世爲蘓之常熟人曾祖諱居仁祖諱公濟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考諱希潤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妣徐氏贈淑人公自幼穎異不凡凝然端重如老成人始就傳讀書即知大義未冠領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踰年授本院編脩丙申克 經筵官戊戌進侍講丙午選克 東宮講讀官丁未進侍讀學士弘治戊申纂脩 憲宗實錄蕪校正公以剛直觸時忌時實錄垂成遷南京國子祭酒實沮之也未幾相繼丁內

墓誌

卷之八

八

卷三又上

外艱皆 特賜塋祭服闋改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詔脩大明會典以公爲副總裁戊午 上出閣讀書慎選講讀公首膺 簡命庚申遷南京禮部右侍郎壬戌改禮部右侍郎癸亥轉左侍郎乙丑 孝宗賓天克山陵便實錄副總裁是歲遷南京吏部尚書丙寅遷禮部尚書以忤瑾去位矣常主鄉試者一會試同考官三讀廷試進士卷者一知貢舉者一皆明慎周密將事母苟士類稱之公爲人重交際慎名檢內和而外莊遇事輒敢言剛直之氣見於顏面不爲詭隨浮沉以取容於時旣老乃遺却世故肥遯膏肓關

秀野園日與親朋觴咏其中端居簡出無所芥蒂易
簣之夕復起坐正衣冠曰受 聖朝厚恩無以為報
言訖而逝所著有石城山房藁三十卷秀野園藁若
平卷使東錄一卷藏於家配章氏封淑人繼戈氏子
男三長而達側室曹氏出例授七品散官娶徐氏次
即而進娶趙氏而遇娶徐氏皆戈氏出女五適錢奎
趙原錫劉夢錫顧瑩華翰孫男四元治元貴元顯元
望銘曰 於穆元化聿宣人文生際昌運奕焉有聞
青宮石渠雍容多暇太階秩宗寅恭夙夜皓皓履操
母從依違靡克柄庸肥遯全歸虞山之陰鬱彼松栢
億萬斯年扃此幽宅

墓誌

卷之八

九

七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公墓誌

銘

公諱銘字德新別號警菴其先為蘓之吳縣人代有
顯者曾伯祖諱思溫為吏部左侍郎伯祖諱某為尚
寶司丞世族也其祖諱份始來京師遂占籍宛平焉
父諱琮不仕以誠篤師里閭母張氏娠公時夢紅雲
翼日之祥是夕產公人以是占知其不亢矣公自幼
剛毅特立卓然有志暨長不事家人常產勵精于學
以壁經魁弘治己酉鄉試下外艱哀毀成疾人稱其

孝已未登進士第初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時值諸進貢者索舟徵取十倍是悉一時權要聲勢恐喝莫敢誰何公執法與抗卒不肯過予同列或危公公曰吾守吾法以懔吾心罔顧害也南都故有歲應造貢物計完而致之京師費以鉅萬公請於部欲輸其直以省運費主者難之公遽上其宜報可至今爲便其守法爲民如此遷員外郎改遷武選司郎中以內艱去服闋除南京禮部某司郎中行間超擢山東副使督學事所造就皆爲時用遷山西行太僕卿其釐革興廢靡不有法馬號蕃育時虜犯偏頭關等處勢甚急撫按訪以籌策罔不竒中且獨當一面虜不敢犯師遂大捷公作破虜傳以紀之累遷陝西右布政山東左布政公才猷英毅風望彌彰每以勲業自許人亦以是期公居無何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其肅地遠人多不率且財竭於培尅功困於攘奪爲弊已甚公未至其地悉先庶知其實遂疏陳數事 朝論韙之暨至乃務爲振肅號令嚴明賞罰必信將佐以下畏威股栗同事者以其不便已也多忌之舊則邊兵入月支米壹石或直給銀七錢時米甚賤且銀又不繼公以爲全予之適資培尅者於衆無益也予

之半但令可買壹石於則無損也遂節之衆來告不
便公不從一日與同事者議他事衆又告不便公執
愈堅衆知不可奪又希忌者意乃緣而爲亂公臨危
端坐神色不變遂遇害先是其處有大星墮地黑風
暴起旗竿盡折公之遇害實兆焉巡按以聞且請窮
其事旣而臺諫交章論其以忠受害上特憫之詔
所在以禮殯殮護其喪回賜之塋祭有加又令推
恩得贈右都御史廕其一子入曹監嗚呼公以剛毅
之操經濟之才重於當世方今 聖明御極顯賢用

能以圖化理而公乃戕於非命不究厥施惜哉公邃

墓誌

卷之八

十二

五

於經術所至爲人士師性不喜酒至沒齒不曾焉爲
人好善嫉惡殉公忘私踐跡而行不爽毫髮事決於
義罔顧利害故其見危授命直有確乎不可拔者公
可謂社稷臣矣距生於天順壬午十月八日遇害於
正德辛巳十二月二日得年六十娶潘氏繼娶倪氏
教諭裕女封安人子男二長曰澤倪氏出也娶方氏
知縣景女次曰濟隨公幾被害聘呂氏知縣良女女
四長適陸達戶部郎中傑子次適盧榎太醫院判志
子次許嫁倪某知府璋子次許嫁汪某山西布政獲
麟子孫女一尚幼卜將以嘉靖壬午某月某日塋于

城南十里河之先塋其弟錡率其族以張長史行甫
所爲狀來乞銘予雅知公者故不辭銘公銘曰 皇
矣上帝眷我有明篤生英傑爲國之禎矯矯許公夙
負鋒鏑握憲不回期奠朔漠公之有爲實維變通嗟
彼孽醜曷克知公鬱鬱九源顯顯孤阜嗚呼勒銘萬
世不朽

明故鄭碩人唐氏墓誌銘

余友鄭子子約喪其室唐氏余匍匐臨吊之鄭子之
母哭於寢其聲哀以切云天胡斂吾婦之亟也吾老
將安所共哉鄭子泣且謂余曰我乃今弗遑也夫吾
始不任家累日夕事事瑣務罔躬焉吾性狷介寡合
而吾妻兢兢焉事之一不以乖刺而失匝盥禮也事
吾母早暮無敢怠寢膳燠寒彈力以將之吾卒業太
學先後三四載而不以寒暑爲憂者吾妻在也賓客
過從牯臙醕醴洵美且潔弗知有處約也吾襦袂襜
裳以逮僕御紉綴皆出其手紡績組紉靡變矩矱是
悉人莫有知者不幸一夕奄委間不容渺忽嗚呼吾
妻往矣我乃今弗遑也夫余聞而嘆曰詩稱無非無
儀不越閭限而理何事於表著唐氏之存也人不知
鄭氏之有賢婦其旣沒也其姑若夫皆思而哀之而

人始知其賢古之道不是過也余嘗聞之去而思者
善乎其爲政者也沒而稱者亶乎其保名者也死而
哀者亶亶乎其遺澤者也雖大人君子赫然負當世
之譽者猶或難之是故善以崇德德以存身德存則
身亡而存德亡則身存而亡嗚呼鄭氏之婦不死矣
唐氏爲崑之桐丘人父某薄宦江右其卒以嘉靖庚
寅九月八日年三十有五鄭子旣卜祔於先塋慮惟
逸德久而湮淪乞余銘其墓昔莛姜美而無子衛人
所爲賦碩人也唐氏歸鄭子五娘而不舉竊傷其志
系以碩人之銘銘曰 淑而婉生也匪蹇齏爾後命
也匪厚哀而弗諳其亡也若存攝提孟冬庚申先遠
卅旃即途虞歌載挽圓明之墟滄江瀦瀦窳窳永藏
畢如鬲如

墓誌

卷之八

十三

七
四二二上

明故封文林郎吉安府推官小隱朱公墓誌銘

公姓朱諱苓字用之世爲崑山人曾祖考諱某妣某
氏祖考諱某妣殷氏考諱某號耕樂翁先妣鄒氏繼
吳氏妣黃氏耕樂翁生丈夫子七人公居第六翁善
教子芹以丁卯貢士授永康教諭豈以甲辰進士任
大理評事公年弱冠穎敏負才雋得師家庭間明經
游校以青紫可俯手拾也未幾學諭廷評相繼去世

獨遺耕樂翁顛毛種種老不事事而門祚日衰替公
事之殫力以養耕樂不知有空屢翁歿鬻產以襄大
事宗黨益賢之公任家務又屢躡場屋嘆曰窮達分
定也固可俸致哉值公之元嗣今憲副君觀爲有司
掄入邑庠公喜曰澤尚未泯哉吾可以休矣乃退而
耕於澱湖之濱因自號曰湖西小隱示終老焉歲丁
卯憲副君領鄉薦癸未登進士第與學諭廷評登科
甲皆相去週甲子公復喜曰是運之復也其無忝於
前人哉憲副君釋褐授吉安府推官吉安號劇郡民
俗信信好訟訐者蠅興天下郡惟吉安制設二推官
有由也公每戒憲副君以欽恤簡慎之道憲副君遂
爲名郡理推 恩得封文林郎如憲副君官公可謂
能教其子矣憲副君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聲籍籍
起擢福建按察司副使以公年齒日躋不忍舍膝下
公厲聲督之勉以忠蓋憲副君遂赴閩中未踰年而
公告徂矣憲副君奔喪回自閩以卒之明年丁酉十
二月十六日辛酉奉公之柩而塋焉哀絰踵門語同
祖曰惟先大人生有隱德觀不敢泯惟是墓中之石
敢以屬之子子太史氏也言可以徵於後其母辭同
祖曩獲與憲副君同朝暨鄉居也與公周旋亦嘗側

聞公之賢矣公性樂易醇樸不立崖岸不脩邊幅行
已恂恂罔愧儒素與人言論輒煦煦微辭引義洞見
底裏溫恭自將靡所忤忌與人交自少至老無頽顏
無遽色以故親鄙咸愛而敬之憲副君貴或以請託
賂公公不爲動其自守若此縣大夫飲禮賓焉尊有
德也公既歿鄉人有睹遺像而仰泣者公可謂鄉之
善士宜後之克昌也公生於景泰癸酉十二月二十
四日卒於嘉靖丙申十月初五日享年八十有四元
配馮淑婉儉勤克脩婦道年三十六而亡憲副君貴
贈太孺人至是合窆禮也繼娶陳子男七觀即憲副

墓誌

卷之八

十五

君娶周贈孺人繼娶楊封孺人願爲公兄菊後娶龔
節娶陳繼某皆太孺人出長娶陸蒙娶郊皆陳出師
娶盧益娶唐女一適龔毅祥皆側室周出孫男十邦
竒太學生娶金府經歷王女邦達娶徐邦瑞娶陶邦
雋聘鄔鄉進士克忠女邦庸聘林邦教聘歸岸生有
功女邦禮聘徐太學生有成女餘尚幼孫女十八呂
僉通判繪子屈允升僉憲儒子嚴文鵬鄉進士簡子
張恒思刑部員外郎寰子張世祿通判承秀孫周履
水邑生嚴紘徐仲金馬綉姚瓚徐某呂某何某丘隅
楊承芳張復祖周某某秦某壻也曾孫男一鳴球聘嚴

秀水丞默孫女曾孫女二許聘顧光隆太學生文格
子梁懋先太學生金子公守德行義壽考令終而子
孫繩繩振振衍慶裕澤將無既也是宜銘銘曰古
有聞人秉德于獨信履式穀以雍以穆亦有大道延
永于世紬繹其緒而昌而熾天之泚泚鑒實昭昭惟
德不匱母或憺惓江流瀾瀾原田碣碣有厚者藏尚
千百禩

明故太學生金菴徐君墓誌銘

王同祖曰余嘗聞古所謂豪傑之士其才氣識度雄
邁卓犖睥睨當世與人人殊能不爲習俗之所漸改

墓誌

卷之八

十六

五三七

之人也殆將孟氏所謂大丈夫哉吾於徐君見之矣
君天資英雋穎悟絕人自少習舉子業爲文下筆千
百言疊疊不休年十八補縣學弟子員二十游太學
於是進友天下之士其所得益宏且博聲稱蔚然時
大學士河南賈公爲大司成試諸生見君所爲文大
奇之擢居首列聲益起君亦自負不淺以科第爲可
俯手拾也再試於鄉闈皆不偶其志進取蓋將未已
而不謂其遽止此也嗚呼惜哉君之才長於叙事如
太史公書記翩翩綽有思致如陳孔璋平生好交游
賓客滿座慷慨嘯歌意氣相合遂輒傾倒遇俗士稍

不愜意即拂衣起若將浼然其不能夸毗取容若此
君襟度蕭爽不事猥瑣能使義輕貲極人之急見事
不平輒與軒輊待宗黨悉若此以故未免恩怨君亦
不顧也壬辰之秋忽遘危疾迄癸巳春彌劇同祖往
候之君俛首嘆曰余殆將不起矣夫余命也已余之
子君之壻也敢以累君庶全弱孫以延余宗祀余即
死猶不死也同祖慰謝不敏遂以其子歸與君別猶
未旬日也訃至君果長往矣嗚呼惜哉君諱中孚字
盈甫別號東泉後更號缶菴世家江陰之梧塍里五
世祖本中國初以義士徵不就曾祖景高祖鼎永州
府推官父圭乙卯鄉薦亞魁母蔣氏君生於弘治丁
巳八月初十日卒於嘉靖癸巳二月二十有九日年
止三十有七配趙氏宋宗室圭之女子一韋即聘余
女者女一庶出君卒之又明年乙未卜地于由望山
之陽塋以是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於是韋亦既長
矣余令其歸襄君事韋拜且泣曰先君塋有日矣惟
是墓中之石未有刻辭敢以爲請是亦先君遺命也
嗚呼余忍銘君哉銘曰 夫人有志爲虬爲龍憑陵
震岩鬱而未通乃與化逝命也永終其氣雄烈上干
蒼穹長夜耿耿吐爲白虹大江之陰由里是宗舊塋

逶迤翼然中峰爰旣卜宅若堂高封惟千百禩傳之無窮

明故太學生子先周子墓誌銘

太史氏曰余嘗聞之夫人之生也莫不有命焉其壽夭脩短漫漶不齊皆有莫之爲而爲者亦莫不有數焉鈔已而行乎世均之才也而窮通頓殊長子孫莘莘繩繩傳世不絕雖庸奴猶安享之而躬仁義服善良者或不能庇其身故吾謂命有所司而數有所值要不可以論人也吾於子先氏知之子先視余外屬兄也事余唯謹少好學篤志潛精締思發藻振翰體

墓誌

卷之八

六

七

裁不群常與余論議輒入闢奧評古今人才傑道化理亂胸次了了若欲與之並驅爭先者每爲一快不謂其遽止此也夫以子先之才有大過人者於榮達何所不致而竟泯泯沒世素艱得子子且生三歲比子先死三月子亦死嗚呼子先於是乎死矣黃溪王子元肅子先姊夫也與子先少同學意氣相期傷子先之旣死也爲之狀其行丐余銘墓中之石且言曰此非余意也子先之尊翁鶴村先生實介余以請唯子先素事子謹子固知子先今子先不幸以死死又無嗣惟是不朽之圖將以累吾子子其毋辭余爲掩

袂不能言嗚呼吾忍不銘子先墓乎子先姓周氏諱
允元世爲崑山人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贈南京刑
部主事父愚鶴村先生戊辰進士起家歷任雲南按
察司僉事致仕嫡母戴氏封安人生母某氏始鶴村
先生亦艱得子年旣壯而得子先穎異秀朗齟齬時
提學黃公命之屬對曰崑山三狀元子先即應聲曰
直隸一提學公大竒之長入鄉校補弟子員益淬礪
力學志槩卓然以例入胄監與六館士較藝子先三
居首時大司成儼山陸公少司成介立林公愛其文
傳播公卿間稱其才氣似董中峯蓋以魁元待之也

墓誌

卷之八

十九

古

乃竟不偶子先旣失志居常怏怏爲歌詩俊逸豪宕
以紆寫懷抱暇則游藝揮染毫素或舉白流連長歌
激烈寓意自適也嘗與吳人士登金山山僧乞詩子
先立賦二篇秀句屢出衆皆歛手詩刻於寺中家藏
陰何集字多訛以意訂正後獲善本校之悉合其才
識如此所著有玉虹稿子先事戴安人甚孝安人願
復之猶已出子先至成童猶不知非安人出也安人
嘗暑月病疽劇甚子先視湯藥抑搔扶持衣不解帶
安人賴以瘳又數年安人病卒子先哀毀瘠立周之
族聚居櫻桃塘子先念墳墓宗黨所在思有以振之

於是營舊業示不忘本也作汝南世譜歲時合族享
會有恤其用意醇厚若此子先生平行已儼儻務大
義不爲握瑣詭隨其有足稱者而竟早夭未見其止
惜哉娶王氏某官惜之女子先以弘治癸亥七月某
日生嘉靖丁酉卒業南雍七月二十日暴疾卒享年
僅三十有五子先死無子禮宜爲立後鶴村先生曰
俟異母弟允懷之有子也銘曰 和氏焯爍兮弗爲
珪璋鞭楠翁夔兮弗爲棟梁文肆質龔兮絕響奮光
跡脩而回闕兮亦天道之靡常惟靈菌與織罉兮恒
致慨於彭殤羌命數之適然兮詎諒德之匪臧封原
塋

墓誌

卷之八

三

古

無塋兮江流湯湯介丘巖從兮蚶蜆鬱蒼溟濠潁洞
兮閔茲玄堂載勒貞珉兮萬古永藏

明故太學生越溪梁君墓誌銘

越溪梁君以茂才異等應嘉靖丙戌貢上春官旣卒
業南雍甲午赴吏部就銓格待次二載丙申以疾乞
假歸道卒於沛君無子遺命以仲兄州判諱鳴鶴之
次子介爲後有二載戊戌十一月某日介奉君柩權
厝於小虞浦祖塋之次先事緣經詣余乞銘余紆惟
自曩歲學操翰竊見君所爲文義率典雅敷暢綿緜
貫緒謂不可及時莆易黃公如金督學南畿較試君

文輒冠諸士聲一時藉甚以科第可俯手拾也乃竟
摧挫不偶凡七舉於鄉皆無成晚始獲應貢將寄一
命而又偃蹇困瘁卒死於行天之所以靳君者若此
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君諱鳴鵬字九萬應貢後以字
行更字翼卿越溪別號也其先河南人七世祖諱孔
彰元重慶同知生桂陽通判諱仲德始家崑山入

國朝代有顯者高祖考諱孟鑪四川萬縣主簿曾祖
考諱棟祖考諱昱山西平定州知州有遺愛祀于鄉
贈奉直大夫世稱孝友先生考諱紈福建泉州府同
知進階朝列大夫前妣周氏贈安人妣陳氏封安人

墓誌

卷之八

二五

君生而穎敏稍長益拔異卓犖綴學辨故肯綮砉然
弱冠即以儒應鄉試不第克邑庠弟子員既受知黃
公彌自奮厲嚮風從游者日廣君樹師道肅禮闡訓
多所成就西蜀梧州李公巡撫江南雅相重延以教
子姪踰年姪槃以易魁湖省君性孝友事朝列公及
陳安人皆能養志待諸兄若弟恭愛靡間至其律已
飭廉隅砥節槩儀範儼然雖家庭之間不妄咲語朋
友有過每正言相規益不爲詭隨君學行不苟若此
咸以遠大期之惜乎天不假年矻矻垂沒無所於見
直數竒哉昔顏子早夭賈生自傷亦皆附青雲振鴻

策以施於後君才不遇而更泯焉以沒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君生於成化癸卯十二月八日卒於嘉靖丙申八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四娶狄氏所生四子皆不育嗣子介縣學生娶周氏廣南知府墨之女女五適縣學生朱景儼太學生張廷傳嚴汝賢府學生俞允文贅張道隆適景儼廷傳者先卒孫一懋昭娶郭氏曾孫女一朝列公嘗受經於先祖石門訓導公君孫婦又余甥也世講舊矣銘曷能辭銘曰 有彥瓌瑋被儒行兮餐藻籍譽驅絕塵兮離朱抗明倅讓工兮獲人仰堅石運斤兮華采稟稟飲咀者兮迅焱疾霆倏凌厲兮天池崢嶸邈難徙兮六翮崔隕鏃軒翥兮景駭響震淪杳冥兮斥鷃決飛鶴鶴鳴兮浮湛淹速生之度兮脩短絕續羗有命兮蒿里纍纍雜燕茸兮靈辰復歸吾道竟兮

明故萊州府知事東萊金君墓誌銘

君於乙未之歲過余草堂謂余言嘗遊義興之張公洞探幽履竒巖穴窳窳盤磴紆屈見所謂石田丹竈真僊遺蹟儼然在焉若有人撫摩其背者比出洞視則衣上隱隱見歎空二字以爲有竒遇且屬余記之余以其事涉神恠而君又惇信人也因唯唯將爲君

紀述不踰年而君竟不起豈何所值爲之兆也抑若
所謂縣解順化溘然而僊逝也耶余卒負前諾而君
之子應奎乃乞爲誌其墓門之石其能終辭乎君姓
金諱玉字良德世居婁東二舍許今爲太倉州人曾
祖考諱敬祖考諱實考諱某妣陳氏配沈氏君少有
志識稍長不事家人生產雋爽任俠不握瑣計盈虧
父母以爲憂因俾別居歷茹荼苦君更自砥礪以訖
樹立家日益饒父卒弟鑿母獨鍾愛與之居君數迎
養不至君知母愛少子以私藏在不欲頃刻舍白母
曰兒今可自給弟少願以其藏悉與之兒無所覲也
母由是悅往來就養弟嘗携君金久而忘之君與辨
且索之急沈氏諗曰兄弟乃爾耶君嘆以爲賢遂感
悟不復計沈氏弟藻嘗以金假君而籍記誤以爲君
假者藻沒其家按籍償君金君曰非也我實假金遂
償之君以婁東地瀕海數有警因徙居崑山其故業
在東者巨室爭欲得之君獨以畀從姪童不取其直
童難之君度產之歲入計四稔而取足曰母處也夫
以空券而棄千金之產誠不易哉族子鯨佚宥無倚
君卵翼之爲之娶婦植產鯨弟鵬公逋甚急至收其
孥君更代之輸君有宏度凡親交有求于君者未嘗

言匱乏度不能償者或爲之焚券媿子張櫛少好學而力不逮君延師以教之櫛果領鄉薦爲儒官君行義磊磊有古賢豪之風類若此正德中以例補中都留守知印授南京神策門千戶所吏目丁內艱服闋授山東萊州府知事約已馭事事悉辦上官交稱其能居無何嘆曰人生貴適志耳胡自苦形役耶遂請老時巡撫大中丞沈公林方伯姚公謨嘉君志尚特允其請旣歸卜築吳淞江之南親朋過從絲竹壺觴傳奕詠歌雜然前陳每興至呼盧竟夕不知倦也自號東萊以故居在東且志所嘗宦游也君爲人坦夷

樂易洞見底裏以是無忤于物與之交罔有不終者若誠賢豪哉嘉靖丙申正月七日以疾卒距其生天順甲申十一月二十享年七十有三配沈氏先君二十一年卒子男三長徽太倉州學生次節俱早世次即應奎太學生娶周氏德興訓導瑞孫女女二長適王懽南京兵部侍郎倬之姪次側室陳出適太學生未邦竒福建按察司副使觀之子孫男四復初娶馬氏先卒性初聘王氏湖廣布政司叅議燾之女秉初聘陳氏一尚幼孫女二一適徐有墻吉安府同知懋子一許嫁周某金華府經歷文達子曾孫女一應奎

卜以己亥正月十六日權厝於太倉州湖川鄉之新
塋禮也銘曰 在昔鷓夷三致千金懷生振業以嗣
徽音亦有天隨淞陵尚隱爰營菟裘實比封畛賢豪
凋儻於維幕君亢宗承休以迨有聞高訾共徯薄游
絀組適志則然曾謂荼苦魚龍雜沓梟雉縱橫寄興
乃爾曷惟櫻寧瑤洞金芝真僊所鑿丹書儼存神游
寥廓

明故福清儒學教諭前南京工部員外郎東白
徐公墓表

江陰之梧塍里有紱德行義之族曰徐氏 國初時

墓誌

卷之八

三五

諱本中者實維起家大宗生諱景高皆敦樸執德爲
鄉善士生諱鼎任永州府推官莊靜嚴恪守官居家
悉確有矩度凜不可犯生三子諱弘道字文卿別號
東白其季也與伯兄信卿俱登弘治乙卯鄉薦一時
聲稱籍甚八試禮闈卒皆不偶至嘉靖丙戌始就銓
曹試公名在第一授南京工部司務公上承大司空
下統率群政罔不信度三載考績改任工部司務未
幾膺 簡命督南京織貢事公銜躬勵法俾典局者
毋敢爲乾沒賕賂以售纖紕故章施作服盡符制則
竣事擢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實異數也公以營

繕所主鳩衆材庀群工經費實殷不精以核之不可也於是持庶秉公將之以嚴而姦黠善尅者皆屏跡繁息無所容暮年庶務畢舉大司空屬號稱得人然忌者滋衆思所以媒孽之矣歲癸巳循例考察京官率爲所中謫福清儒學教諭公慨然束裝親有勸之止者公曰職無崇卑顧任與否耳庠序不可以行道乎遂往甲午二月始至福清蒞教事與諸生講繹經術周旋禮容歸於大道情者有警貧者有資於是挾策之徒皆知嚮風以勵於學遠邇景行方期有成閏二月庚子忽遘疾不起於是諸生皆哭之慟爲治

棺斂極含物用精美罔有遺憾是歲福清之舉於鄉者八人而魁解居二皆前所未有公教化之速徵於茲矣有司表其風猷祀之龍江書院辭曰德器寬洪謙冲和易富而知貧尊而體卑載在邑乘曰式端軌範振作士風公之名德可謂不朽矣公生於成化辛卯享年六十有四公自少事永州公及母吳孺人孝謹詳慤永州公出分諸子爲建別墅於北塘遂世居焉娶趙氏石橋鉅族出自宋孝子鉉之後有令德生子中立國子生鑄庠生栢氏出女二長適楊鈞武進庠生次適李而遇大理寺副常熟人大宗伯世賢

子也孫男二長嗣曾中立出次尚幼鑄出是歲四月
柩歸自福清二子卜以乙未十月某日安厝於繆暨
之新阡禮也嗚呼公之履德行誼涵淳葆光內而孚
於厥家外而共於厥職雖位卑時絀不獲大究其所
施爲卓犖自見蓋與庸瑣常流殊異矣嘗謂士君子
之於斯世遇不遇命也任不任所自立也若東白公
者誠達夫通塞之道而無忝所生者哉余與公從子
爲姻家且式公行履故因二子請叙次其槩表諸墓
道以昭示來裔云

墓誌

卷之八

二十七



